



总主编 李静杰

SHI NIAN JUBIAN

十年巨变

本卷主编 赵常庆

中亚和外高加索卷



東方出版社

十年巨变

中亚和外高加索卷

总主编 李静杰

本卷主编 赵常庆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魏 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李静杰总主编;赵常庆主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9
ISBN 7-5060-1643-5

I.十… II.①李… ②赵… III.中亚-历史-1991—2001
IV.K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3245 号

十 年 巨 变
中亚和外高加索卷

SHINIAN JUBIAN
ZHONGYA HE WAIGAOJIASUO JUAN

总 主 编 李静杰
本卷主编 赵常庆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5.375
字数:364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60-1643-5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1991年12月25日，镶有锤子和镰刀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落，标志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不复存在，苏联解体了。自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11年多。“东欧剧变”一般是从1989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上台算起，到1991年6月南斯拉夫解体告一段落。从南斯拉夫解体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11年多。苏联解体使一个国家分裂成15个国家；东欧剧变使8个国家变成了12个国家。这样，在原来“苏东地区”，再也不是9个国家，而是27个国家了。

在过去十多年，人们目睹最多的是从巴尔干经外高加索到中亚这一战略弧形地带局势的动荡，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冲突和战争。与此同时，人们也非常关注这些国家内部的变化。许多读者经常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们走上了什么样的道路？走到了哪里？从它们走过的道路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和教训？等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决定撰写四卷本的专著：《十年巨变》。

早在1998年，我们就开始酝酿对这些国家发生的新变化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撰写系列专著，以飨读者。但是，作为重点课题的全面落实，还是在2001年。专著总名称定为《十年巨变》。“巨”者大也，“变”者变化也。“巨变”是对客观过程的描述，说明这场变化不是小变，也不是中变，而是大变。所以说，这里说的“巨变”没有“褒”和“贬”的意思。

《十年巨变》分为四卷：《俄罗斯卷》、《中亚和外高加索卷》、《新东欧卷》和《中东欧卷》。《俄罗斯卷》只写俄罗斯一个国家；《中亚和外高加索卷》包括中亚5国和外高加索3国，共8个国家；《新东欧卷》^①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3国，共6个国家；《中东欧卷》^②包括中欧5国和巴尔干7国，共12个国家。

《十年巨变》各卷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各个研究室集体撰写的。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追踪研究这一地区和这些国家发生的事件，从未间断。《俄罗斯卷》的主编由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潘德礼担任；《中亚和外高加索卷》的主编由原中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常庆担任；《新东欧卷》的主编由乌克兰研究室主任何卫担任；《中东欧卷》的主编由东欧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晓中担任。各卷的具体设计、组织实施和定稿工作，由他们承担。

关于《十年巨变》的结构安排。每卷基本上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着重介绍这些国家变革的过程及其结果；第二部分是对变革过程中某些突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理论上加以分析。

对于第一部分，我们力求做到系统、全面、准确。所谓系统，就是着眼于这些国家十多年来变革的全过程；所谓全面，就是尽可能包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对外政策等各个方面；所谓准确，就是客观、求实，向读者展现事物的本来面目。

第二部分是在对这些国家改革过程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力求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思考，这是本书突

① 姑且将该地区称之为“新东欧”，以区别于传统观念中的“东欧”。

② 东欧剧变以后，该地区普遍被称之为“中东欧”。

出的特点。说句实在的话,要对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十多年来的变革做一个全面和科学的评价,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还难以做到。所以,在立论方面,我们不要求作者在观点上保持一致,允许仁者见仁,尽管许多观点都曾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过反复的讨论乃至争论。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仅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国际战略格局。这一事件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相反越来越明显。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的十多年,这27个国家继续处在激烈的变动中。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意味着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演变;从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意味着大多数国家从一个国家内的行政区域向独立国家转变。

这些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至少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些重大而不可逆转的变化:

第一,抛弃了以“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和“一种所有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选择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发展方向;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发生了从所谓的“极权主义”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尽管在一些国家旧体制的痕迹还非常明显,“民主共和制”的形式和实际内容还有距离;

第三,在经济制度方面,发生了从单一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向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尽管许多国家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有相当距离;

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①的指导地位和作用,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

第五,在对外政策方面,转向同西方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一些中东欧国家已经通过加入北约和欧盟,融入了西方。

在过去十多年,这些国家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为变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以俄罗斯为例,1998年与199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50%,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40%,综合国力的下降更不待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寿命缩短。1993—2000年,由于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平均每年减少75万人。从1985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8年。到了第20年时能不能恢复到1990年经济的水平?很难回答!在科技革命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20年(岂止20年!)意味着什么!亚洲的“四小龙”不是就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经济腾飞的吗?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初步建成了小康社会。需要指出的是,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并不比俄罗斯好,有的甚至更糟。

在这27个国家中,只有中东欧少数几个国家经受的困难和曲折较少,较快地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那些较早摆脱危机并走上稳定发展道路的国家都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它们在历史和文化上同西欧相同或更加接近;其二,在剧变以前由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许多要素已经具备。而那些直到现在还在苦难中挣扎的国家恰恰是缺少这些条件。看来,这些现象又一次验证了一个普通而往往容易被政治

^① 为了表述的方便,这里姑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历史已经证明,原苏联东欧国家领导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其中包括附加的、原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家们忽视的道理：摄取任何外来的东西，都要考虑自身的条件。

善于向别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善于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进步和兴旺发达的标志和源泉。但是，学习外国，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外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不管它多么完善和美好，都不能生搬硬套，如果强行移植，其结果必然是“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仅学不好，学不像，而且连自己原有的优势也会丢掉。

人类是从昨天走到今天的，又从今天走向明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是联系在一起，是不能随意割裂的。对于历史文化，人们可以改造它，创造它，但是不能割断它，抹杀它。谁试图割断和抹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包括在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改革过程中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民主幼稚病”也在许多国家蔓延。患这种病的人认为，似乎只要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福音就会降临，万事均将大吉。多年来，关于“民主必然带来发展”的理论被反复宣传，似乎已成了不容怀疑的定律。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并不能总是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现在，全世界62%的国家宣称实行了民主制度，但是真正因此而实现了发展和富裕的国家却寥寥。与此同时，人们却看到了与此不同的例证：那些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却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极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这样对比并不是为了证明，民主不是好东西，或者说，可以不要民主。恰恰相反，真正的民主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可以相信，世界上所有国家或迟或早，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但是，民主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制度，都是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民主

作为制度只有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并有相应的政治文化作保证,才能够生存和有效地运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同西方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相适应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情况下,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过来,一蹴而就,这不仅不是幻想,而且是冒险。

关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如前所述,有些国家已经加入了北约和欧盟,融入西方社会,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他们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作为发展目标是一回事,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外一回事。看来,在他们前面,还有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要走。

社会主义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这种社会制度不可能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也不能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必须站在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够生长和发展起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著名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①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由于新事物(社会主义)是对旧事物(资本主义)的否定,所以它和旧事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任何新事物又都和旧事物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由于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并不是把旧事物内部的一切因素全盘抛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而是否定旧事物中那些过时的、失去了存在条件的消极因素。至于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则作为新事物发展的条件，经过改造以后，加以吸收成为新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新事物对旧事物决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在否定中有肯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是扬弃。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辩证的否定规律的理解。按照这一原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的关系，而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扬弃关系。对于资本主义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要作为自己的发展条件，积极吸收并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有机组织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先进与否，不应该仅看它挂什么招牌，打什么旗号，而应该看它能否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完备的物质条件，而且准备了充足的文化条件。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却作了另外一种选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经济和文化也相当落后，有的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从“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即不是先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无产阶级才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再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在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创业，建设社会主义，但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在完成资本主义

社会已经完成的任务,例如: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科学教育,建设法治国家,等等。这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矛盾:共产党人一方面宣传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领导国家和人民在追赶发达资本主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对于这一矛盾的历史现象,缺乏自觉的认识。所以,当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创造出奇迹的时候,就盲目乐观地认为,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在世界范围内“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而当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的时候,就自暴自弃,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认为只能放弃社会主义,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舍此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多年来我们在苏联东欧地区所看到的普遍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现时代基本矛盾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世界多样性的主张。“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①这是对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关系的精辟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这里所说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当然既包括社会主义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世界上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过去相当长时间,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要么是资本主义的,非白即黑,这是不科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学的,不符合世界发展的现实。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不是简单的“谁战胜谁”、“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长期共存的关系,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关系。

我们尊重俄罗斯以及东欧和中亚各国人民自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我们相信,经受了困难和曲折的人民,一定能够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书无论在资料方面,还是在观点方面,一定有不少疏漏、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李 静 杰

2003年4月

前 言

从1991年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外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先后宣布独立算起,转瞬之间已过了10年。它们从昔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到今日的独立主权国家,经历了数千个日夜的风风雨雨,克服了大大小小的困难,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总面积约为419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约7250万人。这8个国家皆位于欧亚大陆接合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亚五国唇齿相依,外高加索三国山水相连。中亚五国与外高加索三国也相距不远,隔里海相望。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的周边邻国有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中国等世界大国或较大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与俄罗斯有特殊的关系,与土耳其和伊朗也有不寻常的关系。历史上古老的丝绸之路曾将中国与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连接起来,目前中国也与它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中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主体民族信仰东正教外,其余六国主体民族皆信仰伊斯兰教。这些国家中有五个国家的国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这五国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这就是说,尽管上述五国国语之间存在差异,但操本国国语的五国居民可以不用翻译即可进行交流。

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古老的文化。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来看,中亚五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外高加索三国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要密切一些。因此,人们习惯把中亚五国放在一起研究,同样也把外高加索三国放在一起研究。也正是由于中亚五国互为邻里,外高加索三国山水相连,致使这些国家之间既存在兄弟之情,也存在恩恩怨怨。

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相比之下,中亚五国的情况要好于外高加索三国,但个别资源如石油则例外。外高加索三国中的阿塞拜疆,曾是闻名遐迩的石油产区。近年来,该国在里海发现的新油田使其日渐枯竭的石油储量得到补充。同样,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因里海油田的发现而成为 21 世纪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都是在 1991 年宣布独立的,只是宣布的月份不同。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特别是由于外高加索三国和塔吉克斯坦在独立前后经历了战乱,因此,独立后各国在走向新生活的道路上其经历也有所不同。各国在巩固独立和振兴国家的过程中都遇到了独立前不曾想像到的困难,但相比之下,国内形势稳定的国家比战乱的国家遇到的困难要少些,总体情况要好些。独立后各国都对多年来实行的体制进行了改革,并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社会中,它们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也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尽管各国遇到的问题不少,前进路上充满坎坷,但它们都在顽强奋战、努力向前,使国内各方面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并非都是积极的,但也不都是消极的,可以说,有得有失,有喜有忧,只是喜忧得失在各国的表现程度不同而已。由于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都是较小的、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中国甚至世界媒体都较少提到它们,因此,中国普通民众对这些国家的变化知道得要比俄罗斯、乌克兰等国明

显要少。每当提到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国，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战争的硝烟和逃亡的难民。就连我们这些专业研究人员得到的信息也以战事报道居多，关于其他方面的信息得到的也十分有限，何况是一般读者。

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介绍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情况的书不多。较早出版的有王沛主编的《中亚五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以及一些载有介绍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情况的工具书。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出版）则是介绍中亚五国独立后情况的一部专著。稍后出版的由马大正、冯锡时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也用约 1/5 的篇幅介绍了独立后中亚五国的情况。此外，介绍中亚五国对外关系的专著还有孙壮志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 年出版）、邢广程著《中国与新独立中亚国家的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出版）、薛君度 and 邢广程主编《中国与中亚》（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等。上述著作主要是介绍或论述中亚五国独立后最初几年的变化，时间跨度较小。另外，除外交外，关于其他方面则以介绍事实居多，论述成分相对不足。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前几年出版的关于独联体国家（俄罗斯除外）屈指可数的著作中，还没有专门论述外高加索三国的著作。

本专著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 10 年的变化进行总结和评价。本专著可看做是同为本书主要作者撰写的《中亚五国概论》的续篇，不过，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中亚五国概论》有 1/3 以上的篇幅讲的是苏联时期的情况，当时作者们虽然试图“厚今薄古”，主要介绍独立后中亚五国的情况，但毕竟中亚五国独立时间尚短，资料不足，对它们走过的道路有个认识过程，结果如其前言中所述“在某些章节中也存在违背

初衷的情况”，“看来这个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料的积累，将来再逐步加以解决”。《中亚五国概论》“前言”中还说，“本书原想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但结果也与设想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有待于今后加以改进”。因此，作为《中亚五国概论》续篇的本书，本着“改进”的精神，致力于在内容上和理论上有所前进。可以说本书不是全部也是90%以上篇幅讲的是独立后的情况。书中关于苏联时期某些情况的介绍也只是作为“正论”的铺垫。同时在理论方面也有所加强。

本书写作方法上仍是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以及归纳法、综合分析法等传统研究方法。本书作者力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武器，对各种事件进行分析。

本书由前言、五篇二十章组成。在《中亚五国政治篇》中除论述政治和民族宗教方面的内容外，还介绍了中亚五国的独立进程和探索国家发展模式、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这是目前国内著述中较少详细论及的方面。即使在国内已出版的有关研究苏联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著作中，关于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中的具体表现也都谈得很少。在《中亚五国经济与社会篇》中运用发展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对中亚五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问题做了初步探讨。特别还研究了当前人们极为关注的经济全球化对新独立的中亚五国的影响问题。在《中亚五国外交篇》中对各国外交最新动向做了介绍和分析，指出它们在国际格局转换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关于外高加索三国也单列一篇。遗憾的是，由于篇幅和资料有限，关于这三国的介绍和论述仍显单薄，今后争取尽快出版有关它们的专著，以饕读者。本书还单列出《思考篇》，意在_对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10年变化中的重大问题或者具有地区特色的问题从理论的高度做进一步的论述，供读者参考。限于作者水平，论述只是初步的，权当抛砖引玉。

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已经 10 年。10 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仅为瞬间。应该说,从历史角度总结 10 年变化还嫌时间过短,因为人们往往容易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而难于把一切都说得清楚。作为中亚和外高加索事务专业研究人员,我们认为有义务尽力将这些国家的变化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也希望能为中国外交工作和经济建设服务,即使仍存在不足。我们希望听到广大读者的指正,以便在将来续写这些国家的历史时得以纠正。

东欧中亚国家《十年巨变》系列丛书总主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静杰研究员。本卷主编为该所中亚研究室主任赵常庆研究员。本书写作的具体分工是:

赵常庆研究员:前言,第一、二章,第十二章第一、二节,第十三章第一、二、三节,第二十章、结束语;

陈联璧研究员:第三、四章;

刘启芸副研究员:第五章、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十三章第四节;

刘庚岑研究员:第六、七章;

刘清鉴研究员:第八、九、十、十一章;

孙壮志博士: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

全书由赵常庆统编、定稿,李静杰审定。